

谈脾属至阴,为五脏之使

贺娟 (北京中医药大学内经教研室 北京 100029)

宋艾云 (山东临沂铁路医院中医科)

关键词:脾胃;至阴;五脏之使;转枢;五脏;营卫之气

历代医家,自仲景起,注重脾胃者不乏其人,或辨证善寻及脾胃,或用药善顾护脾胃,或病后善调理脾胃。东垣创补土学派后,后人阐释医理,分析案例,凡涉及脾胃者,多从脾胃属土、为精微化生之源、后天之本入手,而很少论及其位居中州,功善转枢的特性,致使后学认识脾胃之功用往往失之偏颇。脾属至阴,为五脏之使,首见于《内经》,前者是讲脾胃独特的阴阳特性,可以从阴阳角度阐明其转枢功能产生的源由;后者是谈脾胃与五脏的关系,是其转枢功能的具体体现。今笔者结合《内经》及后世医家用药例证,将脾属至阴,为五脏之使的理论作一简略阐释,并求正于同道。

脾属至阴的记载,见于《内经》篇论数处,如《素问·六节藏象论》曰:“脾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者,仓禀之本,营之居也,名曰器,……,此至阴之类,通于土气。”对于脾属至阴的含义,古代医家多以脾为阴之极诠释,即因脾为阴脏(在五行属土),又居阴位(腹为阴),故曰阴之极,王冰、张介宾、张志聪等皆持此观点。但由于《内经》中又有肾为至阴之说,五脏中有二个阴极之脏,难以服众。按脾属至阴,当为脾属达阴之意,即到达阴分之部位。其理由有二:一则从文字解,按《宋本玉篇》“至,达也”,即到达之意;二则从医理解,《内经》中又有将长夏称为至阴的记载,如《素问·痹论》曰:“以至阴遇此者为肌痹”,而按五脏应五时,脾应长夏,而长夏是时令之气由春夏之阳转入秋冬之阴的季节,即由阳达阴之时,故将脾亦称至阴,而其含义即为到达阴分之意。若以阴阳理论阐释人体,则人体各种气机的运行,无外阴阳之气的交替转换、出入

升降,而至阴承于将尽之阳气,启于将生之阴气,能承阳启阴,故可立枢转气机之功。这种转枢功能,仅就《内经》所载,便包括对五脏气机的转枢和营卫之气的转枢。

1 脾胃转枢五脏气机

《素问·刺禁论》曰:“肝生于左,肺藏于右,心部于表,肾治于里,脾为之使,胃为之市”,是言五脏气机的升降出入,肝气从左而升,肺气从右而降,心为阳脏,气布于表,肾为阴脏,气治于里,但这些升降出入运动,均有赖于脾胃的转枢作用。所谓“使”即驱使,“市”,即市杂、集散之处,皆可谓通畅无阻之意,可引伸为转枢,此为《内经》对五脏气机运行的认识。同时,脏腑气机的升降运动,亦受其所处位置及功能特性的影响。心肺居上焦胸中,其气以降为顺,肝肾居下焦腹中,其气以升为和。心火下温肾水,使肾水不寒;肾水上济心火,使心火不亢;肺气清肃下行,以制肝气升发太过;肝气疏达上散,以助肺气宣发肃降;而脾胃位居中州,对各脏之间气机的这些协调运动,起着重要的枢转作用。朱丹溪《格致余论》曰:“脾具坤静之德,而有乾健之运,故能使心肺之阳降,肾肝之阴升,而成天地之交泰,是为无病之人。”

应用例证一:调补中土,交济水火。

《伤寒论》中少阴病,咽痛证,用猪肤汤治疗。本证系少阴阴虚,肾水不能上济心火,水火失交,以致心火上炎引起的咽痛、心烦证。所用猪肤汤方中加白蜜、白粉并熬香,其用意即在猪肤甘寒滋肾补水之同时,调补脾胃,畅达中焦之气。柯韵伯注曰:“佐白蜜白粉之甘,泻心润肺而和脾,滋化源,培母气,水升火降,上热自除而下利自止矣”;张锡驹亦曰:

“蜜乃稼穡之味,粉为水谷之精,熬香者,取其芳香助中土,以交合水火,转运枢机者也。”

应用例证二:畅达脾胃,升降金木。

汪仞庵《医方集解》载七气汤,治“七情气郁,……胸满喘急”证,即肝气郁结不升、肺气失降的喘证,但其用药为半夏、厚朴、茯苓、紫苏、生姜、大枣。据1990年版《中药大辞典》所载,方中除紫苏、生姜,其余均非疏肝气、降肺逆之品,而是皆入脾胃之经,考其用药目的,亦不外通过脾胃之气的调畅,而使木气得舒,金气得降。

2 脾胃转枢营卫之气

人体的营卫之气相偕而行,沿着一定的路线,作着不停息的出入运动。按《灵枢·卫气行》篇记载,卫气的运行循环次序如下:白天始于足太阳经,次注于手太阳,次注于足少阳,次注于足阳明,次注于手阳明,循环于阳经二十五周次之后,入夜由手阳明进入五脏而人入眠,始于肾,次注于心,次注于肺,次注于肝,次注于脾,循环于五脏二十五周次后,至白昼由脾进入阳经而人寤起。这种循环次序显示,卫气通过足阳明胃、手阳明大肠而由阳入阴,通过脾而由阴出阳,显然,脾与胃肠经对卫气正常的阴阳表里出入运动起着枢纽的作用。如脾发生病变,则卫气停留于阴不能出于阳,使人嗜睡;而肠胃发生病变,则卫气停于阳不能入于阴,使人不寐。临床常见脾虚湿困易致嗜睡,胃府有积易致不眠,即《内经》所谓“胃不和则卧不安”,其病理机制便在于此。《灵枢·大惑论》明确阐述了脾胃不能转枢卫气所致的睡眠失常,其云:“夫卫气者,昼日常行于阳,夜行于阴,故阳气尽则卧,阴气尽则寤。故肠胃大,则卫气行留久,……,留于阴也久,其气不精,则欲瞑,故多卧矣。其肠胃小,皮肤滑以缓,分肉解利,卫气之留于阳也久,故少卧焉。”文中虽未提及脾,但由于脾胃两经表里相合,脾胃两脏以膜相连,故一脏发生病变,极易影响另一脏,故虽未言脾,但其涵义尽在其中。另外,《素问·脉要精微论》言:“阴气有余为多汗身寒”,是讲

卫气、卫阳虚,使阴气相对偏盛,可致自汗、多汗。由于脾胃之气可以转枢营卫之气的运行,故临床失眠、自汗之症,常可通过调理脾胃而获效。人体的营气与卫气相将而行,故《内经》虽无脾胃转枢营气的明确记载,但其通过枢转卫气,对营气亦有调节作用。

应用例证一:脾胃健,则睡眠安。

《灵枢·邪客》曰:“今厥气客于五脏六腑,则卫气独卫其外,行于阳不得入于阴,行于阳则阳气盛,阳气盛则阳蹇陷,不得入于阴,阴虚,故目不瞑。……,饮以半夏汤一剂,阴阳一通,其卧立至。”此失眠证,系因邪客五脏,导致卫气出于表不能入于里所致,治疗用半夏汤。半夏汤系半夏、秫米组成,二者均入脾胃之经,善化痰湿之滞,而调畅脾胃之气,使其转枢卫气功能正常而获效。后世《集验方》载温胆汤治失眠,为当今临床常用之剂,其医理同此。

应用例证二:中气运,则自汗止。

《伤寒论》53条:“病常自汗出者,此为荣气和,荣气和者,外不谐,以卫气不共荣气谐和故耳。……宜桂枝汤。”一般认为,此自汗症系卫阳虚不能固表所致,但从其所用桂枝汤方药组成分析,此自汗症,属于卫阳郁于内,不能达于表而致的相对性表卫阳虚,而非卫气真虚。因桂枝本系通阳之品,而非补阳之药,用之意在行郁滞之卫气;甘草、生姜、大枣,加以热稀粥服者,意在温补中土,加强脾胃的转枢之功。后世医家,如危亦林《世医得效方》用白术散、孙奎《赤水玄珠》用济世良方(山药为末)治疗自汗症,皆取理于此。

总之,脾属至阴,为五脏之使,作为《内经》中有关脾胃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,非脾为土脏,为精微化生之源的理论可以概括。其指导临床用药,亦当以调为主,视其证候,虚则补而调之,实则泻而调之,湿滞则化而调之,气阻则行而调之,总以脾胃气机调畅为本;勿以后天之本,健则化源充足,而一味温补,如此,则用之偏矣。

(收稿日期:1995-09-10)